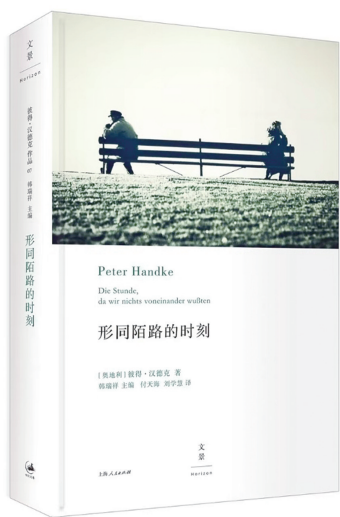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
(奥地利)彼得·汉德克 著
付天海、刘学慧 翻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彼得·汉德克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、剧作家，曾斩获毕希纳文学奖、卡夫卡文学奖、易卜生奖。有趣的是，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塞尔维亚和科索沃，汉德克主动退回了毕希纳奖；因参加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，杜赛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给他海涅文学奖奖金。在汉德克看来，政府拒付奖金、媒体围攻，不过是世界给他的软弱一击，根本无需在意。

今年，“对世界并不友好”的硬汉彼得·汉德克摘得诺贝尔文学奖，颁奖词为：“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，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”，不知这样的颁奖词，是否能被汉德克欣然接受？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而言，语言永远只是一件外衣，或光鲜或朴素或标新立异，它很重要，但并不足以据此不朽，而文章的精神的内核，才是跨时空、跨语言、跨种族的，它会给予文章持久的生命力。

对于汉德克而言，文字始终是他的堡垒，那里有写不完的自我意识，有对现实深刻的反思，更有对

人性复苏的深沉呼唤。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一书收录了汉德克在上个世纪七十、八十、九十年代的三篇代表剧作，分别为《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》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《筹划生命的永恒》。虽然三部剧本风格有异，但都未曾偏离对现实世界的讽刺、批判。

《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》批判的是商业世界中以利润为最高法则的恶性竞争，以及在竞争重压之下已然扭曲了的人心和人性。剧中的主角奎特是一位叱咤商业风云的成功人士，在他的主导下，昔日的竞争者达成了攻守联盟，不再恶性竞争，然而在他舌绽莲花之后，他却毫不留情地背信弃义。商业上的成功与他精神世界的困顿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他无法面对思想和行为分裂的自己。在剧中，奎特如祥林嫂般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思想上的冲突和精神困境，但却没有人能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。全剧以奎特一次一次地用头撞向石头终场，他和他的“盟友”、侍者乃至自己都成了陌路人，甚至是敌人。

不可否认，整个剧本，除了剧中人物的对话、对话、再对话外，其他一切乏善可陈。汉德克剔除了一切花枝招展的剧本技艺，让呈现本身变得单纯，甚至是刻板，以此倒逼观者去感受剧中的冲突和人物的精神困境。只能说这是一种兵行险招的写法，识其味者，在剧中感受到在资本环境下扭曲的人性；不识其味者，只会被这无休止的自我剖白、颠三倒四的语言逻辑所折磨。

在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中，所有的声音消失，人们不再聒噪，取而代之的是不同形色的人轮番登场，表演着他们自己，炫耀着他们的技能，在隐形面具的保护下，看

他与这个世界形同陌路

胡艳丽

似个性鲜明，其实人人无意识。正如我们的时代，人们把自己装在一个个套子里，按社会分工表演着该做的事，表演着或融入或疏离、或标新立异或从众如流。相比于《不理性的人终将消亡》，这部剧作给人更多震撼。在小小的舞台剧本中，方寸之地，大千世界的千奇百态悉数呈现，看似热闹，实则荒凉，现代世界让人心如此疏离，世界成了一个矫揉造作的表演场。标题“形同陌路的时刻”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，把群体性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在苏联解体、东欧动荡、南斯拉夫内战的大背景下，汉德克的作品风格再次发生转变。在《筹划生命的永恒》中，作者呈现了有异于前两部作品的复杂性，故事跌宕，人性的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。在这部剧中，三代人的命运因战争而发生了扭曲。两个儿子死于战争，两个女儿怀上了侵略者的孩子，两个外孙从在母亲腹中起，就被外祖父寄予了为舅舅们报仇的希望。在彼此冲突又分道扬镳的表兄弟命运走向中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强与弱、成功与失败的相对性，强者内心狂乱，弱者在不断失败中认识自我。与其说这对表兄弟最终形同陌路，不如说是一个人的两面，在不断的分裂中再难相容。

“白痴”也好、“人民”也好、“女叙述者”也好，他们都在战争的阴影下，患得患失，此心不安、无所适从，在这里灵魂的扭曲成了生命的常态。在文中，英雄巴勃罗也有以头击石的举动，这同商人奎特的精神与行动相分离，造成内心困顿异曲同工，他找不到安放自己的位置，找不到自己与世界的相处之

道。一个难以驾驭自己、不了解自己的人，又谈何“进入那个充满伟大而炙热的思想的永恒空间里”？巴勃罗如同奎特般事业上的强力手腕，脱离现实的女叙述者的乌托邦梦境，都无法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拯救这片命运多舛的土地，也无法救赎人心。

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曾说，汉德克更有资格获奖，因为他是活着的经典。今年，耶利内克预言成真，但并不等于有诺贝尔文学奖背书，就证明汉德克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成功的。或许汉德克的代表作《骂观众》的成功更多的是浮躁时代的一剂清醒剂，这也并不等同于这种“语言艺术”是读者和观众所喜闻乐见的。对于《骂观众》的走红，汉德克自己也持哭笑不得的态度，那不过是他的一部如同儿戏一般的试验品。

在这本《形同陌路的时刻》第一篇和第三篇中，汉德克同样过度运用了“语言艺术”，过于冗长的人物心灵对白，绕来绕去的心灵控诉，都令人感觉沉闷。尽管在作品语言的表象下，蕴含了对社会进行批判、唤醒人性的深意，但这种批判和深意不应是这种以读者和观众的忍受为代价。笔者以为对于剧本这种造境、呈现的艺术来说，过于寡淡的表现形式，总是会令剧本失色，令本应可以无障碍传达的东西变得晦涩不明，艺术作品应有更多的抵达人心的方式。硬汉汉德克为剧本，向这个世界稍作圆融，以艺术的形式调动起观众和读者的多重感观，作品会有更持久，也更具震撼人心的生命力。但又或许，汉德克根本就不屑于如此呢？他所需要的，只是他在文字中的痛快淋漓，“独自一人，无限接近良知”。

夜 读

李玉翠

夜读之趣，只要是爱书之人，必定都深有体会。

忙忙碌碌的一天结束了，温柔的夜缓缓拉开。这时候，洗完澡换上干净绵软的睡衣，带上一本书，靠在床头，秉烛夜读，是多么轻松惬意！古有焚香沐浴为读书，当下无香可焚，洒点香水也不错，淡淡的花香缭绕，让夜读时光更美好。

月华如练倾泻在窗前，泛着丝绸般温柔的光泽。清风徐来，荡涤着红尘嚣嚣。若是雨夜读书就更妙了，拥衾卧榻听窗外凄风冷雨，床头灯光下映照的每一个文字都让人倍感温暖。

每读一本书，都如同打开了一扇门，让我走进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名家经典自然百读不厌，小众杂谈亦能耳目一新。我看书极易入境，每每看完一本小说，怅然若失。人还困在故事里，现实已从周围涌了上来。恨不得

将故事重新续篇，方才过瘾。当年孤家寡人了无牵挂，看书定要看到眼皮睁不开，把书一丢，倒头便睡。

夜读的习惯由来已久。可是自打有了女儿，从前一个人神仙般的夜读，变成了亲子共读。家里开始大量购置童书，追随着女儿的步伐，我也有幸重温了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。

其实没有一种阅读是终极的，每一次重读都会有不同的收获。犹记那年冬天，陪女儿重读《木兰辞》。初识这位令人仰视的女英雄，是在初中的语文课上。然而身为父母再读《木兰辞》，却又看到更为鲜活的花木兰。

当我读到“旦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”，几乎要落下泪来，木兰辞别父母日夜兼程奔赴战场，一路上要忍耐漠北的烈日、寒风，还有内心的孤独，再看到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”又

不禁莞尔，握了十几年刀枪的手又拿出梳子梳旧时的发髻，温婉可爱的女儿家又回到父母身边……所谓的经典，就是历经岁月沉淀大浪淘沙，却依然如珍珠般温润明亮。

每天的睡前陪伴，一天不落，十年如一日。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不陪她了，我告诉她，妈妈工作了一天很累，就想着睡前一个人看看书放松一下，所以你不能再要求妈妈给你讲睡前故事，那时候的妈妈很焦躁很容易发脾气。以为她会死缠烂打，谁知她竟然爽快地同意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每晚她会自己洗好上床，然后也和我一样拧开床头灯看一会儿书，然后关灯睡觉。乖巧得让我怀疑她早就在等着我拒绝她，然后也理直气壮地享受属于她一个人的夜读生活。

现在，我每天最期待的莫过于睡

前的那一小段时光，约摸一个小时的景。这时候孩子已经上床睡觉，孩子她爸在书房，而我在卧室，各捧一本书，心照不宣，互不打扰。

诚然，读一本书就像赶赴一场浪漫之约，和素不相识的作者用心灵交流，如佛教的禅机，他在那拈花示众，你便会心一笑，世界只属于你们俩，和别人无关。

(作者系安庆四中老师)

